

龙岩白沙闽南话语言年代学考察

曾德万

(泉州师范学院 福建泉州 362000)

摘要:对西片闽南话一支的龙岩白沙音进行语言年代学考察,测算结果表明,它和现代北京音的分离时间,大概是在公元316年至539年间。计算结果和学术界的一般观点相吻合,它能为学界讨论闽南话的源流,提供一些实证材料。

关键词:闽南话;白沙音;语言年代测算

中图分类号:H17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4629(2012)04-0031-05

一

新罗区是闽南话西片的代表点,新罗区主要通行闽南话,闽南话区占全区83%^{[1]2},是当地最主要的口头交际语言。以往对西片闽南话的描述和分析大多是以新罗区域关音为基础来考察的,而语言学界的观点认为:比起城市,语言在偏远乡村发展得更慢,语言的特色在乡村更容易得到保存。为此,我们选择白沙——龙岩市新罗区所辖的最大乡镇,作为语言年代学考察的对象,旨在通过计算,大致地了解龙岩闽南话和现代汉语北京音的分离时间,同时,计算西片闽南话和现代汉语的大致分离时间,其计算结果能对学界讨论闽南话源流提供一些材料。

调查点白沙镇官洋村,在龙岩的东北边,距市区一个多小时车程。第一发音合作人是詹木生,老师,时年52岁,中师毕业,土生土长本地人,方音纯正;第二发音合作人是詹志松,退休干部,时年58岁,大学本科文化。记音材料是中国社科院的《方言调查字表》。

二

美国语言学家斯瓦迪斯从考古学活性碳的年代推算中得到启发,提出了语言年代学的理论假设:“任何语言中由词根、基本的、日常的概念组成的那部分词汇变化的速度是比较固定的。用一项试验表来计算这保留的百分比可以确定过去的年代”。^{[2]454}斯瓦迪斯开始时编制了200个基本词的词表,比较它们在古英语与现代英语、民间拉丁语与现代西班牙语中的异同。他比较了欧洲13种语言的古今差异,得出“一切语言在任何时候,基本词根语素在一千年后平均有81%的同源词留下来”。后来,针对世界上更多的语言,斯瓦迪斯又把200个基本词精减至100个词。针对我国的汉语,徐通锵先生用该方法计算出汉语的基本词根保留率为83%。^{[2]458}

对白沙话的语言学年代考察说明如下:

1. 操作程序:先列出斯瓦迪斯的100个基本词,再列出徐通锵认定的现代汉语对应词,最后再根据本人的认识,列出对词,后用 $t=$

收稿日期:2012-01-15

作者简介:曾德万,男,福建武平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字学博士,泉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现代汉语、方言学。

基金项目:泉州师范学院自选课题(编号:2010sk26)。

logc/2logr 公式,算出白沙闽南话和现代汉语分化的时间深度。同时用 $\sigma=\sqrt{\log c(1-\log c)/100}$ 公式算出误差,再次代入前一公式,循环得出分化的时间深度。在分析时,对斯瓦迪斯 100 个基本词的选择及对现代汉语相关词项的认定,参考徐通锵《历史语言学》。

2. 语料来源:主要是笔者于 2010 年、2011 年寒暑假实地调查所得,同时,查对了闽南话龙岩片的相关文献资料:1993 年版《龙岩市志》、1992 年版《龙岩地区志》、郭启熹《龙岩方言研究》、张振兴的《漳平方言研究》、李荣主编、周长楫编撰的《厦门方言词典》、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的《汉语方言词汇》、李如龙的《汉语方言特征词研究》。

3. 选词标准:

- (1) 白沙音词尽量用汉字写出,写不出的用□号表示,在说明中注音或释义;
- (2) 方言中的对音词以白读音为准,尽量排除现代汉语普通话和其它方言对本方言的影响;
- (3) 如果方言中的对应词有好几种说法,以日常常用的说法为准;
- (4) 尽量找含义完全相同的对应词,如果是词(字)同而含义不相同,则列为非同源词;
- (5) 同源的用“+”号表示,不同源的用“—”号表示。

表 1 100 个基本词同源比较表

序号	基本词	现汉	白沙	同源
1	I	我	我 ^①	+
2	You	你	汝 ^②	+
3	We	我们	我依	-
4	This	这	许个 ^③	-
5	That	那	哼个	-
6	Who	谁	底依	-
7	What	什么	什么 ^④	+
8	No t	不	怀 ^⑤	-
9	All	全部	全部	+
10	Many	多,许多	侨 ^⑥	-

序号	基本词	现汉	白沙	同源
11	One	一	蜀 ^⑦	-
12	Two	二	两	-
13	Big	大	大	+
14	Long	长	长	+
15	Small	小	迈	-
16	Woman	女(人)	诸母依 ^⑧	-
17	Man	男(人)	丈夫依	-
18	Person	人	依 ^⑨	-
19	Fish	鱼	鱼仔	+
20	Bird	鸟	爪仔 ^⑩	-
21	Dog	狗	狗	+
22	Louse	虱子	虱嫲	+
23	Tree	树	树	+
24	Seed	种子	种仔	+
25	Leaf	叶子	箸 ^⑪	-
26	Root	根儿	根	+
27	Bark	树皮	皮	+
28	Skin	皮(动物,人)皮肤	皮	+
29	Flesh	肉	□ ^⑫	-
30	Blood	血	血	+
31	Bone	骨头	骨	+
32	Greese	脂肪	板肉 ^⑬	-
33	Egg	蛋	卵 ^⑭	-
34	Horn	角儿	角	+
35	Tail	尾巴	尾	+
36	Feather	毛儿	毛	+
37	Hail	头发	头毛 ^⑮	-
38	Head	头	头壳	+
39	Ear	耳朵	耳公	+
40	Eye	眼睛	目珠	-
41	Nose	鼻子	鼻公	+
42	Mouth	嘴(巴)	喙佬 ^⑯	+
43	Tooth	牙、牙齿	牙	+
44	Tougue	舌头	喙舌	+
45	Claw	爪子	爪	+
46	Foot	脚	骹 ^⑰	-
47	Knee	膝盖	骹头乌	-

序号	基本词	现汉	白沙	同源
48	Hand	手	手	+
49	Belly	肚子	腹肚	+
50	Neck	脖子	头颈	-
51	Breasts	乳房	朥仔 [®]	-
52	Heart	心	心仔	+
53	Liver	肝	肝	+
54	Drink	喝	食 ^⑨	-
55	Eat	吃	食	-
56	Bite	咬	咬	+
57	See	看见	望	-
58	Hear	听	听	+
59	Know	知道	八,知掌 ^⑩	-
60	Sleep	睡觉	晒眠	-
61	Die	死	死	+
62	Kill	杀	治 ^⑪	-
63	Swim	游,游泳	洗浴	-
64	Fly	飞	飞	+
65	Walk	走	行 ^⑫	-
66	Come	来	来	+
67	Lie	躺	躺	+
68	Sit	坐	坐	+
69	Stand	站	倚 ^⑬	-
70	Give	给	分	-
71	Say	说	讲	-
72	Sun	太阳	日头	-
73	Moon	月亮	月	+
74	Star	星星	天星	+
75	Water	水	水	+
76	Rain	雨	雨	+
77	Stone	石头	石牯	+
78	Sand	沙子	沙	+
79	Earth	地	塗 ^⑭	-
80	Cloud	云	云	+
81	Smoke	烟	薰 ^⑮	-
82	Fire	火	火	+
83	Ash	灰	塗灰	+
84	Burn	烧	烧	+

序号	基本词	现汉	白沙	同源
85	Path	路	路	+
86	Mountain	山	山	+
87	Red	红	红	+
88	Green	绿	绿	+
89	Yellow	黄	黄	+
90	White	白	白	+
91	Black	黑	乌	-
92	Night	夜晚	暗头	-
93	Hot	热	烧	-
94	Cold	冷	寒/清 ^⑯	-
95	Full	满	满	+
96	New	新	新	+
97	Good	好	好	+
98	Round	圆	圆	+
99	Dry	干	焦 ^⑰	-
100	Name	名儿	名仔	+
相当于白沙闽南话的 58%				

表 1 说明：

我,《广韵》 胥韵五可切,“己称”。在白沙话中念为合口呼。

汝,广韵语韵人渚切,“你也,亦水名。”

4, 5, 15, 16, 47, 51, 59, 60, 69 都是方言俗写。

学界也有写成“甚么”、“什物”的,我们认为“什么”、“甚么”、“什物”是在语流中的不同音变形式,是同源的。

怀,方言俗字,本字不明。

侪,广韵皆韵士皆切“等也,辈也,类也”。

《方言》卷十二“一,蜀也,南楚谓之独”。

16“诸母”合音。17“丈夫”合音。

侬,广韵东韵奴冬切,“我也”。

“鸟”在白沙音中白读为“爪”,是以局部代整体。

⑪箬,广韵药韵而灼切,“竹箬”。白沙音的“箬”词义扩大,泛指树叶。

⑫肉的中古音韵地位是通摄合口三等入声屋韵日母。白沙音俗读为 /bak8/。义同而音不同,根据邓晓华^{[3][120]},它是典型的古南岛语词。列为非同源。

⑬白沙说板肉,应该就是板腩肉。腩是闽语的特征词,广韵萧韵落萧切:“肠间脂也”。《说文·肉部》“腩,牛肠脂也。”

⑭卵,广韵缓韵卢管切:“说文曰,凡物无乳者卵生”。

⑮“头发”和“头毛”中前缀相同,而词根不同,列为不同源。

⑯喙,广韵废韵许穆切,又昌芮切:“口喙”。《说文·口部》“喙,口也”,这反映的是上古汉语的层次。李如龙^{[4]278-337}把它列为闽语的特征词。陈泽平^{[5]546-553}认为“无论如何,嘴和喙应该是关系很密切的同源词”,确实两者在读音用法上,极为相近。把两者列为同源词。

⑰骹,广韵肴韵口交切,“胫骨近足细处”。《说文·骨部》“骹,胫也”。

⑱臙,该字是部分闽语的俗写。据梁敏,张均如的《侗台语概论》,侗台语中乳房的读音与之相近。李如龙进一步推论说,汉人南下定居于闽粤赣地区时肯定与百越女有过婚配,此词自母亲传下来是符合历史逻辑的,这可能就是百越语的底层。^{[4]278-337}

⑲白沙音中的动词“食”包括北京音的“吃、喝、抽”。

⑳“知道”义在白沙音中用“八”和“知掌”表示,前者主要出现在口语中,后者主要出现在书面语中,列为非同源。

㉑有人写作𡗗,经罗杰瑞^{[6]179-181}考证,本字就是治。治,广韵去志澄,直史切,“理也”,又广韵平之澄,直之切,水名,“出东莱,亦理也。”

㉒行,广韵庚韵渠京切,“行步也,适也,往也,去也,又姓周”。

㉓倚,广韵纸韵渠绮切,“立也。”

㉔塗,广韵模韵同都切,“塗,泥也,路也”,《说文·土部》“塗,泥也”。

㉕薰,广韵文韵许云切,“香草”,《韵略》曰薰陆香,出大秦国,亦姓。”

㉖冷的意义,在白沙音有两种不同表示方法,当对象是水时,为清,当对象是天气时,为寒。

㉗李如龙认为“礁”是后起字,至宋代,礁石的礁还写作焦,这个字可以用来说明早期闽语应有一批精组字读为端组。他认为“焦”是闽语的特征字。^{[4]278-337}

我们把现代汉语和白沙闽南话的同源百分比 58% 套入公式 $t = \log 58\% / (2 \log 83\%)$, 得出 $t = 0.545 / (2 * 0.186) = 1.465$ 。保留率标准误差 $\sigma = \sqrt{\log e(1 - \log e) / 100} = \sqrt{\log 58\% * (1 - \log 58\%) / 100} = 0.0478$, 再代入最先算出的同源词词根语素保留百分比 58%, 得出最大同源词词根语素保留百分比 62.78% (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数), 最小同源词词根语素保留百分比 53.22%。由此算出 $t_{\text{最小}} = \log 62.78\% / (2 \log 83\%) = 0.468 / (2 * 0.186) =$

1.258 , $t_{\text{最大}} = \log 53.22\% / (2 \log 83\%) = 0.630 / (2 * 0.186) = 1.694$ 。

通过计算, 白沙闽南话和现代北京音的分化是在 $t * 1000$ 年前, 最早在 1694 年前, 最迟在 1258 年前。按照徐通锵 (1991) 说的“误差的负值因其所表示的时间太晚, 在表明‘相当于’的年代时没有计算进去”的方法,^{[2]464} 白沙闽南话和现代北京音的分离时间是在 316-539 年间, 而这正是西晋末年到南朝前期这一段时间。

徐通锵 (1991) 认为闽南话代表点厦门音和现代北京音的分离时间是 1559 年前, 加上误差, 他认为它们的分化是在东汉末年到刘宋初 (196-427 年)。我们通过语言学年代考察的结果是, 龙岩白沙音和现代北京音的分离时间比厦门音和现代北京音分离的时间晚一些。

三

这种测算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据史料记载, 在周朝的时候, 福建属于七蛮的地方, 到了秦朝, 在这里建置了闽中郡, 秦末, 闽越族领袖无诸随刘邦起义, 秦亡之后, 刘汉封无诸为王, 无诸死后, 闽越为汉废, 汉于其地设官吏, 西晋王朝在孙吴对闽中经营的基础上, 于太康三年 (282 年) 在闽中增设了一个晋安郡, 新罗镇 (即今龙岩新罗区) 隶属晋安郡, 这是龙岩最早的文字记载。语言学家李如龙^{[7]42} 总结说, 经孙吴两晋南朝 400 年时间, 福建地区自闽北至闽东, 又从闽东到闽南, 基本完成了早期移民的分布格局。

闽南方言的形成与中原汉人的大批入闽关系密切。李如龙在《闽南方言》里, 详细地阐释了历史上中原汉人的入闽: 闽语的形成主要是汉人四次移民潮叠加的结果, 第一次是汉末东吴人移居闽北、闽东; 第二次是东晋南迁的北人辗转入闽; 第三次是初唐陈政、陈元光的平定闽西、闽南; 第四次是唐末王审知的据闽, 治闽。龙岩闽南话的形成, 正是在第二次移民潮中形成的。

语言界的观点认为, 闽南话保存了许多上古汉语的特点, 比如古全浊塞音、塞擦音今

读大部分不送气,小部分送气,其间没有规律;古无轻唇音;古无舌根音;匣母读如群母;支旨有别;鱼虞有别;江东不分;闽南话中有大量反映上古音特点的白读音等等。所以闽南话被认为是古代汉语的博物馆。高本汉甚至认为,闽语(包括闽南话)是现代汉语方言中唯一不是来源于《切韵》的方言,罗杰瑞为此乐此不疲地拟测“原始闽语”。同时,学界也为闽南话找出了许多历史层次,这些层次很多能在和汉语同属汉藏语系的苗瑶语、侗台语中找到影子。

厦门音是泉州腔和漳州腔的混合,而龙岩的闽南话则带有一些闽西客话的特点。我们通过这个方法计算了白沙闽南话和现代汉语的大致分离时间,这是我们接触白沙闽南方言时,所做的第一步。结果显示,所得结论和学术界的一般观点相吻合。

尽管语言年代学的测算结果与两种语言分化的实际可能有误差、有不一致的地方。因为语言年代学的考查是用纯数学公式来测算语言,而语言是在社会中不断变化的。Sarah C. Gudohinsky 说,“推算结果是假定的,如果绝对化了,可能产生严重误会。因此不把它看作绝

对时间的历史年代而看作是词汇关系的深度也许更方便些。”^{[8]12-14} 在语言学界,不断地有人批评斯瓦迪斯的语言年代学考察。但是,白沙镇的语言年代学考察结果,与语言学界、史学界的一般观点相吻合。

参考文献:

- [1]郭启熹. 龙岩方言研究[M]. 香港:香港纵横出版社,1996.
- [2]徐通锵. 历史语言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 [3]邓晓华,王士元. 中国的语言及方言的分类[M]. 北京:中华书局,2009.
- [4]李如龙. 汉语方言特征词研究[M].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
- [5]陈泽平. 19世纪以来的福州方言[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
- [6]罗杰瑞. 闽语中的“治”字[J]. 方言,1979(3).
- [7]李如龙. 闽南方言[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
- [8]Sarah C. Gudohinsky. 语言年代学初步[J]. 当代语言学,1962(8).

[责任编辑:林清书]

A Glottochronological Approach to Dialect in Baisha, Longyan

ZENG De-wan

Abstract: This paper is a glottochronological approach to South Fujian dialect in Baisha, Longyan. The writer has concluded that the accents had parted from the Mandarin in the period from 121.A.D to 355.A.D. This conclusion coincides with the academic and historical views. And it can bring us some language materials.

Key words: South Fujian dialect; Baisha accent; glottochronological approach